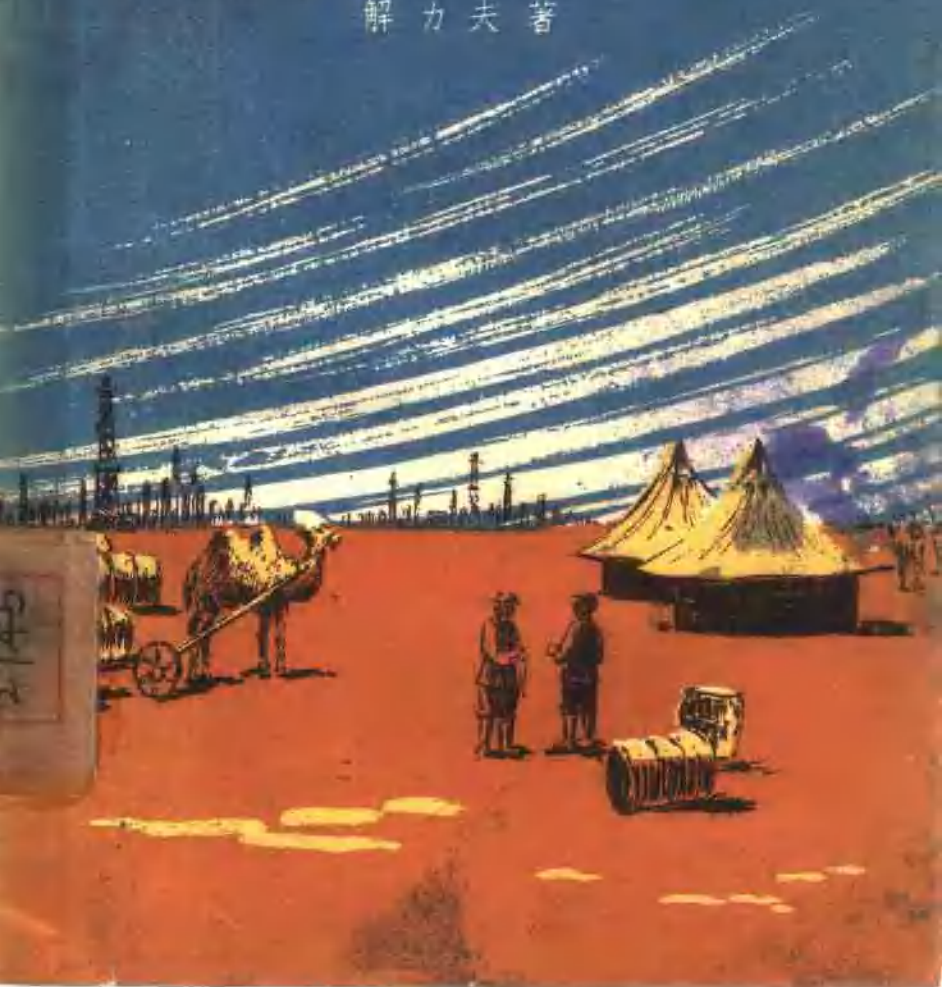


在嘉峪关外

解力夫 著



在嘉峪关外

解力夫著

封面设计：刘栖梅

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厂胡同73号）

北京市曹州路营业登记证出证051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

开本1149 毫米287×1792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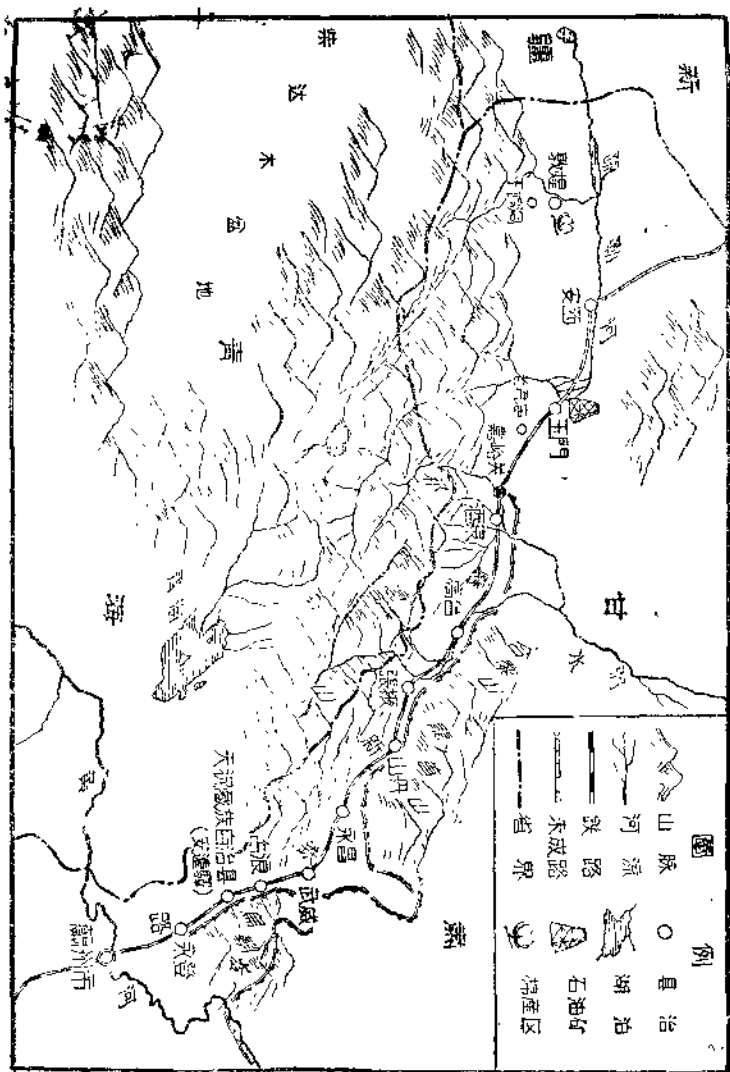
印张1 3/8 字数24,000

1957年2月第一版 1957年2月第一次印刷

（7711） 8.1000

统一书号：[10008-111]

定价：（5） 角四分



目 录

从蘭州到玉門·····	2
油都散記·····	8
战斗在戈壁灘上的女子測量队·····	19
訪鏡鉄山·····	24
嘉峪关外風庫变粮倉·····	31
敦煌棉区行·····	35
在阿克塞草原·····	38

前 記

一九五五年秋末和一九五六年春天，我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曾兩次到嘉峪關外採訪。經過四十多天的訪問，這個曾經被稱為“不毛之地”的地方，竟象磁石般的吸引了我。

嘉峪關外，不但不是一個荒涼的“不毛之地”，而是我國偉大的寶庫。我被它那豐富的地下資源所吸引，我被那正在建設嘉峪關外的各族人民的英雄形象所感動。今天嘉峪關外正在發生着驚天動地的變化，這裡已經建設了和正在建設着許多巨大的工廠和礦山，還有好多規模宏大的農場和牧場。談到嘉峪關外的變化，正如人們所說的：“過去是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干，現在是出了嘉峪關，叫人真喜歡了。”

這本小書所介紹的內容，還不夠全面，它只是記者的見聞錄，願供關心嘉峪關外建設的人們參考。

作 者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从蘭州到玉門

我乘蘭新鐵路西行的列車，从蘭州到了玉門。在这八百二十四公里的旅途中，我看到了河西走廊的动人景色，看到了鐵路通車后沿綫所發生的变化，也看到了筑路工人們的創造性的劳动。

跨 过 烏 鞘 嶺

火車开出蘭州車站后，就沿着黄河向西行進。車上的旅客都很喜欢黄河兩岸的景色：綠色的果林，結滿了紅綠色的丰硕果子；一座座高大的水車，旋轉不息；絡繹不絕的羊皮筏子，在黄河的驚濤駭浪里，疾馳而过。

火車馳过河口，就傍着万里長城依着祁連山脉前進。过了永登縣城，就進入了山岳地帶，只見远处是連綿起伏的馬牙雪山的白色山峰。气候突然变得象是初冬。車行不久就到了烏鞘嶺車站。車上的旅客都不約而同的下來了，有的參觀烏鞘嶺大隧道工程，有的爬上高峰欣賞这里的雪景。这一座拔海三千公尺的大嶺，是祁連山脉的一条支脉，它象条魚骨似的横梗在甘肅省河西走廊的咽喉，成了蘭新鐵路上的一个大障碍。鐵路要横穿过这六十公里的山岳地帶，就必须穿隧

道，跨古浪河，盤山脊，還要一再反復地跨過龍溝河和清河。因此，鐵路工人們要在这里挖鑿好幾座隧道，架設幾十座橋樑和涵管，還要作幾百萬的土石方。而路基的工程又都是高填深挖，有的地方要填上十多丈高，有的地方却要挖去八九丈深。如果把烏鞘嶺正線路基所需要填進去和挖掉的泥土、石塊，砌成一條長寬各一公尺的牆，它的長度就等於從烏鞘嶺到北京的三倍。

參觀過烏鞘嶺工程的人們，無不對我們的築路職工們衷心地表示敬愛，就是他們戰勝了風雲多變的烏鞘嶺，使我國的火車第一次通過拔海三千公尺的高地，而把幸福帶給西北各族人民。

草原上的新市鎮——安遠驛

跨過烏鞘嶺，前面就是天祝藏族自治縣的首府安遠驛了，这里的藏族人民編了這樣一首歌曲：

烏鞘嶺上牡丹升，清河流滾滾來，
火車通到天祝縣，各族人民的幸福來；
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你的恩情我們永遠記在心。

安遠驛是我國漢、唐以來從內地穿越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第一個驛站。一九五四年八月，當蘭新鐵路的烏鞘嶺隧道被打通、火車在这里發出第一聲吼叫的時刻起，這個古老的城鎮便日益繁榮起來。原來空曠的荒野上，新蓋起了一幢幢

漂亮的房子。在新修的馬路兩旁，還分布着師範學校、文化館、衛生院等嶄新的建築物。一座可容納一千五百人的天祝大禮堂也在今春落成，開始放映電影和演出歌劇了。

在街道上，不時有牧民和穿着綺麗服裝的藏族婦女，騎着馬趕着牦牛群經過。他們把從牧區帶來的畜產品賣給國營企業，又從貿易公司或合作商店選購自己需要的和心愛的日用品。一九五四年八月鐵路通車後，這裡近千種工業品的價格，平均降低了百分之三點七，個別商品降低的更多。過去一百斤羊毛只能換五塊藏胞不可缺少的茶磚，現在可以換到三十三塊了。與此同時，國家收購畜、特產品的價格卻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樣就大大刺激了牧民們的生產積極性。一九五五年天祝牧民賣給國家的絨毛，比通車前一年增加了二十二萬斤，獸皮更比過去增加了十四倍。現在牧民們不僅能經常吃到大米和白面，而且也能吃到廣東的香蕉和東北的蘋果了。談到現在的好生活，天祝藏族自治州縣民主婦聯主任馬才郎錯興奮地說：“火車通到我們這裡，那是毛主席的太陽照到我們草地，我們過去沒有吃過沒有用過的東西，都由火車給運來了。”

今日的河西走廊

西出古浪峽，就是號稱為“米糧川”的河西走廊，它東西長一千二百公里，南北最寬處二百多公里。南邊祁連山頭的積雪在太陽光下閃閃發光。明代詩人陳棨曾這樣描寫過它：

“四时積明雪，六月飛霜寒，所喜炎陽會，雪消灌甫田，可以代雨澤，可以資流泉。”从漢朝时代起，河西走廊的人民就开始引祁連山的溶雪灌溉这里的数百万畝土地，使它們变成了肥沃的良田。武威到張掖間，渠道縱橫，密如蛛網，葱郁的樹木和清澈的溪水滿布其間，到处可听到嘩嘩的流水声，綠油油的稻秧一畦畦地鋪在路边，金黄色的麥浪一望無际。难怪古人說：“凉州（武威）米粮川，甘州（張掖）水連天。”

河西走廊十多个縣，一九五五年由于火車运來了大批農药、化学肥料和新式農具，支援了農業，使農業獲得了空前的丰收。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創造了畝產小麥一千四百六十六斤、水稻一千二百八十斤、洋芋一万斤的高額丰產紀錄。

过去因为交通不便，勞動力不足，河西走廊还有大片可耕的土地荒蕪着。据甘肅省農業部門的統計，在河西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耕的土地面積約有二千多万畝，而目前的耕地面積还不到一千万畝。現在國家已經在黃羊河、張掖、山丹等地建立了五个大型的机械農場和三个拖拉機站，今后随着铁路運輸的方便，富饒的河西走廊原野上，將会出现更多的拖拉機群和許許多多移民所建立的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清水堡車站

从張掖乘車西行五个小时后，就到了清水堡車站。一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涼的戈壁灘，現在已建設起了巨大

的貨場和倉庫。每天从这里往内地运出大批原油及新疆和河西各縣出產的皮毛、药材及其他農業經濟作物；又把从内地运來的机器、日用百貨等运往各地。酒泉附近所產的水碱、蓬灰等土特產，过去是推銷不出去的冷貨，现在变成了供不应求的热貨。过去汽車、馬車所不能長途运输的江西瓷器，現在也运來了。河西走廊的農民，过去都用砂鍋做飯，自从火車运來大批廉价的鉄鍋后，廣大農民已改用鉄鍋做飯了。由于火車運費低廉，許多工業品价格比过去下降了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二十一，因此農民們說：“土地改革翻了一个身，如今修了鉄路又翻了个身。”

塞 外 風 光

“一出嘉峪关，兩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灘，往后看，鬼門关”，这是旧日对嘉峪关外淒凉情景的寫照。可是如今情况根本不同了。嘉峪关外呈現出一片繁榮的建設景象。和蘭新鉄路并行的公路上，載运建築材料的汽車川流不息地奔馳着，把一些大型鑽机、鑽具和無縫鋼管运到祁連山里的各个地質勘探隊去。这里的地質勘探人員真是成千上万，有專家、教授、工程師，也有剛离开学校的大学生。沿途随处可看到扛着标杆拿着鉄錐头的野外工作隊，和騎着牦牛、驢馬趕着駱駝支援野外地質隊的牧民們。在地質人員勘察过的地方，高大鑽机豎立起來了，鑽探陣地擺了有一百多公里長。

不久的將來，这片荒涼的地方將开鑿出許多口油井和建立起

許多座規模宏大的工廠。想到這一幅情景，怎能不使人高興呢！和我同行的一个姓張的青年人說：“過去是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干，現在是一出嘉峪關，叫人真喜歡了！”隨後，这个年輕人還向我敘述了他的思想變化。一九五三年他由華東地質專科學校來到酒泉盆地時，心情很不安，总觉得这个地方“不順眼”，觉得在戈壁灘上工作“沒有前途”。後來在他們工作过的地方，在他親手勘探过的戈壁灘上，發現了石油構造，他的心情大變了，从此他也才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什么是有意义的劳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現在我真真愛上这个地方了，別人再叫我离开这里，我也舍不得走。

火車馳過嘉峪關外的玉門車站后，便進入玉門油礦支線，高高的石油鑽塔一个接着一个向車后迅速掠過，这时晚霞升上了浩瀚的戈壁海洋，在戈壁灘和藍天相接的地方，我們远远地看到了閃閃發光的巨大儲油罐和煉油厂壯麗的輪廓，那就是祖國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門油礦。

油都散記

“石油城”漫步

这个世界著名的自噴油田，十七年前，還是一片荒無人烟的戈壁灘，僅僅在石油河的旁邊，孤独地豎立着一座小小的老君廟，那是淘金的人們為祈禱“人財兩旺”而修建的。在很久以前，这里的油田就被人發現了，我們的祖先曾來到石油河邊，從河面撈起漂浮的油珠點燈、潤車軸。據歷史記載：漢武帝時，大將軍霍去病，在肅州（酒泉）抵抗匈奴的侵略時，曾經使用過这里的天然石油進行火攻。抗日戰爭初期，我國地質學家孫健初和他的勘探隊，騎着駱駝，帶着蒙古包、干糧和水，橫跨祁連山，來到老君廟，用科學的方法第一次証實了這個大油田，是一個蘊藏豐富的地下油庫。

玉門油礦，也和我國其他礦山一樣，有着一段悲慘的歷史。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在官僚資本和封建軍閥搶劫式的經營下，地下資源被破壞着。他們不注意保護油田和延長油井壽命，不合理的布置井位，並且經常發生火災。一九四二年的一次火災，延燒了大半個油礦。當油井出油呆滯時，他們不用科學的方法進行通洗修理，而只是草率地把井

埋掉，这样破坏了很多资源和油井的自噴能力。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义投降后，油礦的命运就更慘了，国民党反动派热衷于傾銷美、英帝國主义的石油，而把玉門油礦弃置不顾。礦上生產經常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当时鑽井設備只有三部小型鑽机，只能鑽鑿一千公尺以下的淺井，無法探出地層深处的石油。又因为沒有防凍保溫的設備和技术，一年便有六个月的停鑽時間。規模狹小的煉油厂只有簡單的蒸餾設備，一年的產量不过几万吨，而且質量很差。礦工的生活更不用說了，很多工人是被当作壯丁抓來的，他們过着囚犯似的生活，吃不飽、穿不暖，住在石油河旁边低矮而黑暗的窑洞里，受着疾病死亡的威脅。老礦工們談起往日的生活，無不皺着眉头說：“那簡直不是人过的世界！”

現在玉門油礦大變了。在山腰上，山谷里，數不清的公路，縱橫交錯，象蜘蛛網一樣；密密麻麻的一根一根的輸油管，爬上爬下，象人身上的血管，簡直要把祁連山穿通了。远处，近处，許多鑽井和采油井的鋼骨井架，高高地聳立在群山之間。那一排排的選油站和龐大的儲油罐，閃着白光，伏臥在石油河岸上。初來參觀的人，誰能不為這一片建設景象而歡欣鼓舞啊！

人們還清楚的記得，在国民党反动派逃跑的時候，美國工程師說：“瞧吧！共產黨不懂技術，管理不了這樣的大企業，我們走了，玉門油礦一切都會荒廢了！”可是這幫吸血鬼滾蛋以後，玉門油礦不但沒有荒廢，反而更大大發展了。如

今，原油產量比國民黨統治時期增加七倍，煉油廠的汽油產量比解放前增加了四倍，煤油生產增加了五倍。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現在又試制成功了很多種新產品，如各種潤滑油、柴油、瀝青、石蠟等產品。經過地質勘探人員的努力，油田貯量也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很多，可采量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七十。

從一九五四年國家提出要把玉門油礦建設成為祖國的第一個石油基地以後，玉門油礦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作。只是一九五六年國家對玉門油礦建設的投資，就相當於一九五三年的十倍還多。如今鑽井工作在飛快的進展着，解放後五年鑽井進尺的總數，相當於解放前十一年鑽井進尺總和的十一倍。一九五六年一年所要鑽鑿的油井、探井，在解放前要十四年才能完成。隨着采油規模的擴大，煉油廠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和改建工作，職工們以六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聯合裂煉廠的建廠工作。而且還要新建焦化廠、潤滑油廠、柴油廠，和規模宏大的熱電站！

“春風不度玉門關”，這是唐代詩人王之渙的名句，用這句詩形容當時玉門這個地方的荒涼是非常逼真的。可是現在，當人們走進油礦的市區以後，滿眼是蔥綠的景色，在兩條大道上，有着兩三排濃密的白楊樹，花園里有各種各樣耐寒的花草，有成排成排的樹木。街廂兩旁，可以看見一幢幢高大的建築物和整齊的職工宿舍，這裡有設備良好的醫院、托兒所、專家招待所，還有劇院和進行體育活動的中央廣場。環城

汽車晝夜不停地行駛着。每天下班后，礦區是熱鬧的，無論書店、劇院、貿易公司和運動場，都擠滿了人。難怪人們說在油都工作是幸福的。

玉門是一個誘人的地方，也是一個好客的城市，它的周圍縱橫數百里的戈壁灘上，還蘊藏着無限豐富的石油有待我們去開發。它向青年們伸出了熱情的手，好象在說：小伙子來吧，這裡還有好多的工作，在等待着你們做哩。

青年人的榮譽

工作在玉門油礦的年輕人，對自己的職業充滿了一種驕傲和自豪感。他們認為參加第一個石油基地建設有着無尚的光榮。鑽井的青年說：鑽井就是打開地下倉庫的一把鑰匙；搞修井的青年會說：我們是油田的醫生，油田有了毛病，要我們把它修好。搞地質的青年更會興致勃勃地告訴人：我們的工作就是地底下的眼睛，是石油工業的尖兵，我們能窺測幾千公尺地層下礦體的奧妙和變化。正因為這樣，各個崗位上的青年都在埋頭學習，都在設法改進和創造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從而出現了許多模範事迹。

這裡的工會主席向我介紹了采油廠技術員劉文章和焦室華改造機器的事跡。劉文章是西北工學院的畢業生，來礦還不到一年，就和伙伴們在一起扭轉了采油廠整個抽油隊生產落后的情況。過去抽油隊是采油廠最落后的一个生產部門，月月完不成任務。劉文章來後，首先和工人們研究了完

不成任务的原因，是由于过去接收下来的抽油泵不好，在这有沙的油井里经不住磨损，用上四、五天就漏油了，抽油工人天天忙着修理，累的不行，还是不能及时修好。问题很明白：要完成任务，就要改进抽油泵，把帆布活塞改为钢活塞。但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不用说年轻的技术员，就是年老的工程师也没有做过。在和大自然斗争中，刘文章深深体会到：任何建设工作都不能等着谁来替你安排好，而是需要人去征服困难，去创造。自己是青年团员，是不能向困难低头的。他毅然地接受了设计钢活塞的任务，并在职工们的帮助下把它设计成功了。现在经过刘文章设计出来的钢活塞，使用时间可以延长到十个月以上。但刘文章还不满意这个改进，他又研究了抽油井的特点，找出过去造成故障的根本原因是油井沙多。针对这个情况，他参考了苏联书上的空心抽油杆泵草图，把钢活塞改成空心，这样一来，就能把油井的沙子带到地面上来，抽油时故障解除了，抽油队再也不愁完不成任务了。

说到焦宝华，总不能使人忘记他那稚气的表情，他今年二十三岁，爱蹦爱跳，性格爽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毫不隐讳的介绍了他来油矿后的思想变化，他说：“刚来油矿时，很不习惯，天冷、风大，空气干燥，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可是现在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再也不想离开油矿了。”这个小伙子的创造智慧也就由此产生了。老君庙油田的石油含石蜡多，要保持油井正常生产，就要经常清蜡。在过去是

用四、五个工人拖着清蜡器工作，焦宝华心想：这是多么笨重的工作方法啊！要是有个自动刮蜡绞车，不是既省力又经济吗？从他实习的那天起，焦宝华就决心制造一部这样的机器。试验了七次，接连都失败了。这时不少人讽刺他，材料部门为难他。焦宝华在党的支持下并没有灰心，始终坚持试验，前后经过五个月的辛勤劳动，现在一部理想的电动刮蜡绞车已经安在井上了。这种机器如果在采油厂全部推广后，每年就能给国家创造一百万元的财富。

在炼油、运输、水电和机械等部门，也有很多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钻井队工作的地方，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起，不分昼夜忘我地劳动着。青年技术员吴振权，他今年才二十一岁，是矿上所有技术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一九五三年七月，他从华东地质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调到玉门油矿青草湾钻井队上来了，当时钻井进尺情况很不好，常因地层变化完不成任务。大家都为此着急，吴振权更象背着千斤重的包袱一样，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于是，他就终日苦心钻研，最后根据地层沉积规律和已钻井的地质资料制订了地层“预报表”。他想：有了“预报表”，工人们就可根据不同的地层采用不同的钻头，和预防各种不同的事故了。但当这一办法将要实施时，却遇到了不少人的思想抵抗，有的说：“小毛孩子懂啥呀！”有的说：“刚出学堂门就想指手画脚当老师啦！”地层预报表首先被劳动模范姜同宾队采用了，使用起来效果很好，钻井进尺效率几乎提高了一倍。从此，